

狡兔雄鹰

尾 山 寒 星



群 众 出 版 社



2 034 3594 2

鷹雄兔狡

尾 山 寒 星



群众出版社

1984年·北京

狡兔雄鷹

尼山 寒星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7千字 插页1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贵州第1次印刷

统一平号：10067·324 定价：0.80元

印数：000001—130000册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描写的是江南地区解放不久，湖镇人民群众同国民党残匪作斗争的故事。它通过民兵队长周元贵与恶霸地主周运光长期的殊死搏斗，反映了翻身农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勇敢顽强、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。小说情节惊险跌宕，语言朴实动人，读后能给人以启迪。

6011/2/31 21



这鬼地方，特务比蚊子都多。也有人说蚊子比特务多，这么形容也可以，反正两样都不少。

——摘自冯连长1949年7月5日日记

天早就黑了，却并不凉快。江南的七月，得到后半夜才会有点凉风。好热的天！就象把人闷在蒸笼里似的。往年，每到这时节，尽管一天的劳累，大家总要拖出只竹凳坐在门口，和东邻西舍瞎三话四地白话一阵子，等凉风下来再去睡觉。今年却不然，从天一黑下来，大家就都钻回家去，关

上街门，吹熄了灯，有的竟连窗子都关上，一家人躲在屋里出白毛汗。镇上笼罩着一种惴惴不安的气氛。

周元贵独自一个，解开前襟，露出壮实的胸脯，把裤腿卷到大腿上来，手里攥着三八大枪在街上慢慢地走着，一面警惕地四面张望。

这个二十一岁的民兵队长以及镇上的居民这样警惕是有道理的。湖镇解放才几个月，国民党的残兵败卒到处闹事，而本省又是特务的发源地，政治性的股匪猖獗得很，最主要的一股就是周运光。

十多天以前，一股土匪闯进了塔石区政府，当时打死了区长，绑走了秘书。半路上，因为秘书骂得太厉害，把秘书也打死了。前几天，县贸易公司运两卡车货物到镇上来，经过北山的时候全被抢去了，还烧了卡车、打伤了押运员。前天，匪徒竟然闹到镇上来。镇的东北角正是灵溪江的码头，码头过来一点就是苏大伯家。他儿子苏阿毛是撑乌棚船的，父子俩都不在家。夜里一群土匪闯进他家去，把一些吃的用的抢个精光，坛坛罐罐打得粉碎，苏阿婆拦了一拦，被土匪一脚踹出门去跌断了腿。

解放前，周运光是这一带的头号地主，又是一贯道的大头儿，这半个省谁不知道周运光！在镇上，更是人人侧目，个个切齿，不过谁也惹不起他。好不容易解放了，人民政府作主，分了周运光的产业和浮财，谁知偏又让他跑了。现在他当了土匪，拉起一二百人来，自称是什么司令，就拿镇北的山里做根据地，在这一带越发的无恶不做。

这一来，给镇上这些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可带来了恐慌，再加上不知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谣言，什么周运光有“老母”

保着，谁也逮不住他啦，什么周运光有仇必报啦，等等。偏偏周运光手下的几个家伙又抢了苏大伯家，而苏大伯又是退了一贯道的。这样一来，就使得镇上的人更加惶惶不安，有两家住进周运光房子去的竟想再搬出来，还有一个刚参加了民兵的，竟又要求退出！

这真叫周元贵怒火冲天。他和周运光是死对头，要不是解放，他早就死在周运光的囚房里了。解放时没逮住周运光，他已经急红了眼，现在这个大肥贼竟然还在这一带横行，杀人放火，周元贵真恨不得把这家伙捉过来，一口咬住他的脖子！

怀着一肚子的愤恨，周元贵大步向镇口走去查岗。还不到晚十点，镇上已经没了灯火，路上也早没了行人。今天没有月亮，幸好满天星斗。借着星光，他一边走，一面警惕地左右张望。刚走到小米巷口上，忽然一个瘦小的人影一闪。这背影他好象在哪儿见过，好象是……是谁呢？一时倒想不起来了。

那黑影一闪就不见了，大概是溜进了小米巷吧？元贵顾不上多想，端起枪就追了进去。小米巷是条死胡同，他一直追到底却连个鬼都没见着。真是怪事！

周元贵怔了一会，只好退了出来。他心里纳闷——这人影是谁？他跑到哪儿去了呢？鬼鬼祟祟的，多半不是好人！想着，又回头看了看，仍然看不见什么。周元贵抓了抓脖梗，又沿着街往北走。走了几步，见墙上一大块白，星光中看不甚清。元贵摸出一盒火柴，划着一根一看，原来是张“布告”，“布告”的下款竟是什么司令周运光！

周运光的“告示”竟然贴到镇上来了！周元贵火冒三



丈，气得他扑过去要把“告示”扯下来撕它个粉碎，但又一想，应该完整地揭下来交给刘区长去。于是他小心地摸索着揭那“告示”，出于意外，那“告示”很容易揭，只轻轻一揭就完整地落下来了。摸了摸，原来浆糊还是湿的，显然刚贴上去不久。

周元贵愕然四顾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也许就是刚才追丢了的那个人贴的吧？

周元贵没法子，只得把它叠了叠，匆匆地向北镇口走去。这阵值岗的应该是赵晚成，谁知在罗锅桥头却没有他。元贵不由一惊，四外张望着，在这只有星光的夜晚，远近一片模糊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
周元贵急了，他从桥顶又跑

到桥下，瞪着大眼珠子四外查看，又侧着耳朵细听，却听见一片蛙声里，有打呼的声音。周元贵奇怪起来，难道……？！

他顺着声音找去，在桥栏杆后边找着了赵晚成。他抱着大枪，坐在桥石板上靠着石栏杆，仰着头睡得正香。周元贵凑到跟前看了看，这小伙子张着嘴，大鼻子朝天，用各式各样的声音打着呼。周元贵不由火往上冒，把赵晚成一把给揪了起来：“给我醒醒，你这个乏货！”

赵晚成从梦里疼醒了，怔忡忡地直蹦起来：“哪一个……”一见元贵，他才明白过来：“嘴，你可吓着了我了，几点啦？”

“你还问几点呢！我要不来查岗，兴许你能睡到天亮去！你这岗站得可真轻松！”周元贵梗着脖子发了脾气，“照这么站岗，你把枪和命都站丢了也不知道！当初报名参加民兵的时候，你就会扯旗放炮，敢情摊上了执行任务，就数你现眼！”

“你别嚷嚷，小贵子。我只不过合了合眼，其实，你走道的声儿我都听见的。”赵晚成扯着谎支吾着。

“嚯，你可真会扯。我问你，刚才有个人溜进镇里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周元贵想起了刚才追丢的人影和周运光的“告示”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一生气他就晃动起哪个大拳头。

赵晚成比元贵矮一头，打不过元贵，见元贵举起大拳头，吓得直往后退。尽管如此，他的嘴却没软：“嚯，有人进镇了，我怎么没看见？你别唬我了！”

“唬你，我还要揍你哩！你看，人家把‘告示’都贴到镇里来了！”周元贵气呼呼地把周运光的“告示”往赵晚成脸前一晃。

看到“告示”，赵晚成一下子傻了眼。不过，赵晚成到底是赵晚成，就是到了这份儿，嘴也还硬撑着：“周运光贴了‘告示’又怎么样？反正也是秋后的蚂蚱，没几天蹦跶了。小贵子，你尽管放心，今晚决出不了事。今晚解放军开来足有一个营，不，看样子许有一个团！这回有他周运光好看的！”

听说解放军来了一个营，周元贵不由瞪大了眼睛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是……是我打盹以前，就从我眼前走过去的。我不骗你，带队的是个四方下巴、长着络腮胡子的解放军，他还笑着向我敬了个礼呢！”

周元贵长舒了一口气：“这下可好了，这一来有他大肥贼的热闹看了。咱们民兵兴许还能露一手呢。不过，照你这样儿可不行，站岗放哨睡大觉！我要见你再这样，我也不揍你，在生活会上提出来，让大家跟你谈谈，看你还敢不敢！”

对赵晚成提出了警告后，周元贵转身往回走。他要去找刘区长。

二

周元贵快走到区政府的时候，忽听一个清脆的声音叫：“喂，傻大个儿，真巧，正叫我找你去呢。”

随着声音从区政府里跳出来个颇长瘦削的小伙子，这是曹政委的通讯员小赵。周元贵不由从心里高兴：“怎么，曹政

委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小赵永远是那么高高兴兴的，“傻大个，区长找你呢，快进去。”

“什么事呀？”

“别嚷了，进去就知道了。”

在区长屋门口首先看见的是刘区长那金刚似的身躯。其实刘区长并不胖，只是身材魁梧，体格粗壮。这么个大块头，他偏又天生的好脾气，举止动作也不慌不忙的，镇上从老人到娃娃，真没一个不喜爱他的。他回身看见元贵就笑了起来，一面从旧军上衣的口袋里摸出个烧饼那么大的怀表来，看了看，又放在耳朵旁边听了听，然后小心地放回衣袋里去，说道：“快十二点了，你还没睡下吧？来，给你介绍个客人。”

“我算什么客人呀。”区长身后一个人爽朗地笑了起来，“你倒是闪开身，好让元贵进来呀。”

区长自己也笑了，挪开身子，周元贵这才看见他背后站着个解放军。这解放军宽肩膀、个不高，四方脸，方下巴，下巴上满是络腮胡子茬。浓黑的眉毛下边一双大圆眼睛，看人的时候好象猛一放光。一看见周元贵他立刻哈哈大笑起来：

“我是老冯。”一面伸出手来。

周元贵怔了一下，笨手笨脚地和这个满身活力的解放军握了握手。

“这是冯连长。”刘区长介绍着，“到咱们这儿来剿匪的。老冯，刚才忘了问，李指导员呢？”

“我把他撵到医院里去了。”冯连长真是大嗓门，说话象打雷似的，“老李打摆子，发起来，好家伙，晃得床铺都动，

不知道的，准得说是地震！”

冯连长笑了一阵，望着周元贵正要说话，却看见他手里拿着那揭下来的“布告”，就问道：“咦，你手里是什么？”

周元贵进屋以后就被这个冯连长吸引住了，他觉得这个大说大笑的冯连长很可亲，竟忘了手里的东西。经冯连长一问，他才猛醒过来，连忙把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刘区长打开大略一看就递给了冯连长：“我见过好几张了，都是贴在村子里的，镇上这还是头一回见。”

冯连长看了看，不由笑了。原来这“布告”竟是周运光悬的“赏格”，他购求共产党员的人头！杀一个共产党员他给两石谷，杀了周元贵的“赏”光洋五十，杀刘区长的一百！

“喝，原来你们都是有价值的人啊！”连长拍了刘区长一巴掌。区长摸了摸脖子一笑：“可惜你来晚了，不然的话……”

“得啦，我不和你们争行市，”冯连长摇了摇头，“不认输的反革命也见过不少，还真没见过这么嚣张的。老刘，周运光骄横挑战，就象他是有恃无恐的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他也没什么拿手的呀，”刘区长望着桌上的地图，慢慢地说，“他收拾起一二百人来，都是打散了的散兵游勇，扬言要跟咱们打游击。”

“打游击？”冯连长哈哈大笑起来，“他算碰见行家了，我是十九岁开始打游击的。元贵，我教给你，要打游击，首先得弄清地形。老刘说你师傅李大伯是个活地图，他对北山的地形特别熟，对不对？”

“那敢情！”周元贵一听这话，精神一振。所谓北山，正是周运光这股土匪现在盘据着的根据地，“我师傅从小就在北

山打柴……不过最近这几年都说山里出了妖精，又闹狼，吓得断了行人。我师傅不信这一套，那年掖着把斧子要进山瞧瞧，谁知竟被国民党的民团挡了回来，说奉县长的命令，山上闹妖精，不许进去。打那以后好几年没人进山，草把路也封了，不知道现在他还记不记得路。”

冯连长越听越注意，两条浓眉渐渐蹙在了一起，他无意识地用手钁着下巴上的硬胡子茬，两个大圆眼睛灼灼地放出光来。最后他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：“真有意思。我想马上和李大伯聊聊，可就是三更半夜的，打扰他休息。”

“你要跟我师傅这么说话，先得听他唠叨几句。”周元贵一挺胸脯，有点自豪地说，“别说是为这么大的事，就是街坊四邻……”

“好啊，那你就去请他一趟吧。”冯连长高兴了，“本来，咱们到他家去才对，可是这三更半夜的，商量的又是打仗的事……干脆，请他老人家来一趟吧，不过你得把话说诚恳一点，老刘你教教他。”连长打量着周元贵，分明对他的口才不太信任。

“我会说，不用教。”周元贵满有把握地站起来就走。

“对，你让他自己说去吧。”刘区长乐着摸出了小烟袋，“就算他说得不好也不会招李大伯生气，再说还有大丽帮着他说呢……回来，元贵，我平常嘱咐你的事——保密，现在特别要紧。”

“我晓得。”这回答的声音已经快到大门口了。

三

刘区长说得一点也不错，功夫不大，元贵已经同着李大伯向区政府走去。这两个人说是师徒，实际上跟父子差不多。周元贵还是五六岁的时候到周运光的家里去的。李大伯是镇上的木匠，就住在周运光的斜对门。从那时候起这爷儿俩就投缘。

说起周元贵的身世，可真是够苦的。他虽然是周运光的本家，实际上已经出了五服，只不过排起辈分来周运光长他一辈。其实周运光根本就不认这门亲，而当初周元贵的父亲也并没想指着本家的关系少还帐。还是那年闹灾的时候借过周运光三石谷。年逐年、利滚利，也不知这帐是怎么算的，后来把二亩菜园子折给了周运光，帐不但没清，反而更多了。后来元贵他爹就到“周府”去做了长工，一边挣饭一边还帐。这帐仍是清不了。到元贵他娘一死，这窟窿掏得就更大了。最后元贵他爹也死了，按周运光的帐本上看，这帐已经超过一百石谷了。

父债子还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元贵那时才七岁，既没亲人，更没钱还帐，而周运光还不甘心，于是当时的村长有了主意，他干脆把元贵送到“周府”上去，就算顶了帐：“孩子小虽小，也顶个小牲口使唤！”

顶帐来的孩子，待遇就可想而知了。周元贵也真是孤苦伶仃，不但他爹这边没什么亲故，就连他娘也没什么亲人。

据说她娘家有个姐姐，嫁在省里一个姓李的家里，是个财主。她那儿子小名叫春哥儿，那几年放暑假的时候还到元贵家来过两次。不过那一副少爷相叫人受不了，慢慢地也就断了，连元贵他娘死了那边都没来信，这还能有什么指望呢。所以元贵被送在周运光家，受的那苦，真比古时候的奴隶不知大多少倍。元贵也真是硬骨头，又是天生的拧脾气，即使一天挨上一百顿苦打，决不带出声的，只把仇恨记在心里。元贵平时根本不说话，但却和镇上的木匠李大伯投缘对劲。

尽管周运光和他的大老婆小老婆都说元贵是笨蛋、傻瓜、拧种，顶没出息的下贱胚子，可是元贵偷偷用极有限的空闲，却和李大伯学了一手好木匠活，还抽空学得认识了字，以至于李大伯逢人就夸：“元贵这孩子真是内秀，我教了这么多徒弟，还真没有象他这么灵巧的！唉，可就是命苦。”于是听着的人就扬起了一片同情的叹息，最同情他、最和他投缘的是李大伯的女儿大丽。

大丽和元贵同岁，清秀的脸庞，梳着长长的辫子，穿着天蓝色的裤子，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又灵巧又麻利又肯干的姑娘。不但她本人，就连她家里，连她爹都显得干净利落，一尘不染。大丽从小没娘，家里的事完全由她打点，李大伯完全省心，甚至于李大伯的朋友和徒弟也都是由大丽招待。

这两个孩子从小就在一起，一块长大的，又很投缘，街坊邻居都觉得这两个人是天生的一对。不过，一来两个人都还小，二来元贵的处境又是这么个情况，所以大家都觉得还是再过两年，等元贵完全能自立了，再给张罗这事。

谁知到了解放的前一年，周运光却突然关心起元贵来了，宣称要给元贵“成家”，还居然吹吹打打，门口贴大红

喜字，办起喜事来。全湖镇的人大吃一惊，谁也弄不清周运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周运光要给元贵娶的媳妇叫徐如娥，是一贯道里的“地才”。她父亲叫徐秉新，在小米巷开小杂货铺，徐秉新倒无足轻重，但徐如娥的母亲却远近闻名，非同小可。她也姓徐，名徐淑兰，不过谁也不叫她名字，都叫她“徐总坛主”，这母女俩都是周运光的得力人物。徐家居然肯和元贵结亲！大家琢磨，准是周运光看见国民党败局已定，大势不妙，准备逃跑，以此来拢络周元贵，好让元贵和徐家母女出死力给他看守房子和财产。不过镇上的人都知道周元贵的性格，有的人更知道他和大丽的感情，都不禁摇头：“大肥贼这辈子大概是头一回打错了算盘。就元贵那脾气，让他给大肥贼看家？别作梦了！远的不说，先说眼前吧，他除非把元贵绑进洞房去！要不然当天就是饥荒。瞧热闹吧！这回周运光可干了傻事。”

谁知后来事情的发展，又出乎意外。就在“周府”大办喜事的头天晚上，周元贵逃跑了，然而他没有能逃出周运光的手心去，很快又被大肥贼捉回来，关在后院空屋里，一关三个月，直到解放才把他救出来。

周元贵逃走，徐如娥可没回娘家，直到解放后政府作主分了大肥贼的房子，徐如娥才回到娘家去。那时她已经生了个孩子。解放后徐家母女硬说元贵是她女婿，还一口咬定这孩子是周元贵的！而且逢人就说，把元贵气得双脚跳。照他和一些小伙子们的想法，应该立刻去问问她们，但一些老人们的看法却不同，镇上的人深知这个“徐总坛主”刁恶泼辣，外加造谣中伤的本事盖世无双，所以叮嘱元贵，这不是吵架的事，要不经官动府，谁也压不住这娘儿俩！元贵想了

想，是这个理，解放不久他就把这事向刘区长提了出来，请求解决。刘区长答应了。但很快地周运光就闹了起来，镇上的各样工作忙得要命，别说刘区长，就连元贵自己也顾不上，这事就搁下了。

在区政府里，刘区长和冯连长正俯在桌上研究着。区长那庞大的身躯把整个桌子全挡住了，直到小赵在桌边招呼，两个人才看见元贵同着李大伯走进来。

冯连长打量着李大伯，见他细高的身材，又瘦又结实，一身补了又补的小裤褂，洗得十分干净，黧黑的脸上皱纹很深。

刘区长转过身来拉住李大伯的手：“您已经睡下了吧？……快请坐。”

“这没说的，”李大伯掏出烟袋来，坐在了床铺上。

小赵马上拿了个茶碗：“大伯，您喝茶还是凉开水？”

“什么都不喝，说正经的吧。区长，听元贵说你们想摸摸北山的地理？”

“正是，”冯连长连忙接腔，“周运光占住了北山，偏偏咱们对这山的地理很不清楚。这儿还算有张地图呢，可是，瞎，连大路都不明白，小路就更甭提了……您来看看。”

冯连长让开地方，请李大伯坐到桌子前边来。桌上就铺着那张地图。小赵特地把隔壁屋里那盏灯也端了过来。

李大伯从来没看过地图，好一会才弄明白了，他立刻摇头：“不行啊，少着好多小路呢。瞧，这儿和这儿通着；这儿还有条小道，我们叫它蛇形小道。山神庙通南山口也不是一条道，这边还有条弯弯的，都管它叫弓背小道，地图上这条